

中國書法全集

39 蔡京 薛紹彭 吳說 趙佶

表養之禁
自適往來
自繁杏遍開
與自有一
宛勝圖畫

主編 劉正成

本卷主編 曹寶麟
本卷副主編 張永強



39

宋遼金編

蔡京 薛紹彭 吳說 趙佶卷

(附蔡卞 蔡翹 趙楷 遼金名家)

中國書法全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書法全集. 39, 蔡京、薛紹彭、吳說、趙佶 /
劉正成編. -- 北京: 榮寶齋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03-1592-6

I. ①中… II. ①劉… III. ①漢字-法書-中國-
宋代 IV. ①J292.21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00957號

顧問	馬五一 郜宗遠 龔如甲
策劃	葉妮妮 劉正興 傅淑群
責任編審	張建平
技術編審	孫行
責任校對	王朝暉
責任編輯	劉天易 劉智先
技術編輯	陳化強
監製	嚴峻
地圖編輯	李森
封面設計	羅洪
版式設計	崔志強
扉頁題簽	劉正成

中國書法全集 第39卷

劉正成主編

出版發行：榮寶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西城區琉璃廠西街萬源夾道1號
郵 編：100052
排 版：北京載天文房文化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燕泰美術製版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張：21
2013年04月北京第一版 2013年04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03-1592-6

定 價：260.00圓

凡例

- 本書所收書法作品上迄商周，下迄當代，總計一百餘卷。立卷分兩大類：一、斷代卷；二、書家卷。各卷按時代歸入十編之中，另有篆刻、論著、附錄、補遺四編。
- 斷代卷編入作品，主要指宋和宋以前無書者署名之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陶瓦磚文、碑刻、墓誌、刻石、摩崖、造像、寫經等。此類作品分類後斷代編出。
- 書家卷分三類：甲類卷為單人成卷者；乙類卷為二至四人成卷者；丙類卷為某一斷代中多人和衆人合卷者。
- 本書各卷目次除序言、總目錄外，按兩類立卷體例分例。斷代卷為：原色器物或搨本圖選頁，概論和專論、作品圖版、圖版考釋、年表、器物與作品出土分佈示意圖、主要引用參考書目和文獻、圖版目錄。書家卷為：書家畫像（甲類卷）、原色法帖或原色作品選頁、書家評傳和專論、斷代書法概論（丙卷類）、作品圖版、作品考釋、書家書論選注、書家年表、書家行踪示意圖、主要引用參考書目、圖版目錄。
- 甲類書家卷中之附卷書家，為本家之親屬和親授弟子，以明晰其相互之影響。
- 附錄編包括：中國書法紀年（附名人索引、作品索引）、少數民族文字書法簡史圖錄、海外書法簡史圖錄、文房四寶簡史圖錄。
- 補遺編若干卷，將編書過程中所未能容納和遺漏的重要作品分類編入。
- 本書各卷所作示意地圖，皆以譚其驤主編之《中國歷史地圖集》為底本。
- 本書全部採用繁體字排版，以避免古今文字異同之誤。

序言

人類的發展，有了精神創造。這精神創造，首先用來改造自然，同時用來改造自己。於是，改造人類自己的活動——藝術誕生了。

有人說，書法是線的藝術。那麼，當人在畫出第一條線時，不是用來從事改造自然的勞動，線的藝術便誕生了。這線的藝術，便是人類為改造自身的精神創造的產品。線的藝術先於文字，但當中華民族的先民們所創造的、始於象形的文字出現以後，線的藝術獲得了最為成功的發展。這就是書法。書法靠一種不斷約束自己，並創造自己的規範，把人類自己富有思維與理智的精神創造活動，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同時，又在不斷創造前所未有的『自己』，即創造的理想境界——意境。

書法的技藝是如此玄妙莫測，有時候，一點一劃，使你終身追求而不得。而書法的意境，即他所包容的精神、意識、情感的藝術創造部分，絢麗非凡，魅力無窮，一點一劃，會使你頂禮膜拜，陶醉終生！

愈有民族性，便愈有世界性。書法藝術的世界性，便存在於創造和運用它的我們先民們遙遠的藝術創造史，和這種藝術創造所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它並非能為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理解，但它不是不可理解。理解了我們的民族，便可理解它；當然，理解了它，便可能理解我們的民族，我們民族的精神、意識、情感與心靈，我們民族如此驚人的創造能力與技藝，理解到人類在改造自身時那麼多美好的追求。線的藝術——書法，在這一點上，是我們所能看到的最直接、最單純、也最高的人的真實。

因為它是真實的，所以它美好而崇高。張芝、王羲之、懷素、顏真卿，這些『草聖』、『書聖』，他們的只字片紙，為什麼今天價值連城，萬金不易？就因為他們在表達人的心靈與情感上，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境界。

人類發展到今天，改造自然的力量和成就出現了奇蹟。工業化、原子能、電腦、太空技術、遺傳工程……這眼花繚亂的一切，幾乎使人類遺忘了自己，遺忘了最需要創造和建設的那個部分——人的精神和情感現象——人之所以能君臨萬物、能創造這個世界上屬於最高、最美好的那個部分。因此，皈依藝術的熱潮興起來了。億萬中國人，甚至於所有漢文化圈的人，在拿起筆來作一種創造的時候，便同時想到為了『自己』的那種因素——書法藝術，並熱烈地投入其中，去實現、創造更為美好的『自己』。

回顧中華民族的歷史，並非到了今天才有了『書法熱』。先民們剛剛創造了文字，便紛紛把它『書』在祭祀、占卜的龜甲、牛骨上，『書』在一切器皿、工具上。『書』在山

石上。他們爲能創造『自己』而激動振奮、驚喜異常。在創造和普及了紙和毛筆的那個時代——漢代，書法出現了有文字記載的第一個熱潮。第二個熱潮，是在從外飾的輝煌走入內心的玄想的東晉。從唐代以來，幾乎每一個時代，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士民百姓，甚至企圖逃離人世的僧侶，多少人奮身投入其中，以至終其一生，造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熱潮；多少美妙絕倫的『心靈圖畫』應運而生，令我們爲『自己』而驚嘆不已。金石與紙俱會銷毀，人們運用物質手段不斷翻錄下來，流傳永遠。唐太宗的宮廷，最先開展大規模的響榻摹製工作，復製二王書蹟。宋太宗則開展了更爲大規模的複製工作，即刻拓《淳化閣帖》。民間亦風起雲從，上行下效，叢帖蔓生。清高宗弘曆運用強大的國力，編輯、刻拓了更爲浩大的《三希堂法帖》，流傳於今三百年而不廢。鄰邦日本，在二十世紀運用現代印刷術，編輯出版了幾套卷帙浩繁的《中國書道全集》。這對我們是一種幫助，亦是一種激勵。今天，當我們已經有了能力來自己動手的時候，爲什麼要延誤時機？

王羲之云：『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任何個體的生命，在天地運行中，祇是一瞬。但是，歷史的大創造，又往往在一瞬之中完成。我們在一瞬中存在，又在一瞬中創造和完成。存在、創造當然與一定條件相聯繫。目前，我們的國家尚未達到十分富裕的階段，所以，我們不得不採用民間的手段，聚集民間的人力、物力、財力，來繼續我們的前人樂此不疲的工作，延續書法藝術這條生命鏈。爲了歷史，也爲了明天。於是，便有了這部《中國書法全集》。儘管這個創造如此匆忙、很不理想、很爲有限，我還是要感謝將自己可貴的『一瞬』投入這個創造性勞動的所有人。

中華民族數千年的藝術創造勞動，留存於今者，亦浩如烟海。這部全集，雖浩浩百卷，亦祇是其中一瞬。而每一件入選作品，又祇是書家的一瞬。然而，我們的全部研究、編纂工作，即從這『一瞬』出發。翻開這部書的時候，你會發現，不管是『斷代卷』，還是『名家卷』，都是以作品和書家研究爲中心。緒論、評傳、考釋、年表等等，都圍繞這個中心而設計和完成。因爲我們還有一個現實的目的，即爲熱愛書法、研習書法、創作書法的愛好者和書法家服務。藝術作品，是藝術創造活動的開始和歸宿。因此，我們選擇了這種方法。我們目的是有限的，但它爲我們提供延續和創造的空間是無限的。

希望您喜歡它，批評它。

劉正成

公元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於八方齋



蔡京畫像（選自《聽琴圖》）



趙佶畫像（選自《聽琴圖》）

總目錄

凡例

序言

蔡京畫像

趙佶畫像

蔡京薛紹彭趙佶評傳

吳說書法考論

遼金書法藝術概覽

房山石經中的遼金刻經書法

蔡京作品選

薛紹彭作品選

吳說作品選

曹寶麟

1

胡小罕

9

伊葆力

17

張永強

24

33

73

100

趙佶作品選

136

附：蔡卞 蔡條 趙楷作品選

附：遼金名家作品選

198

王 詮 釋志延 釋義中 趙秉文 釋見嵩 翟 貴 孔 固

康 淵 夏 綽 蔡松年 施宜生 劉 沂 高 衍 蔡 珪

任 詢 釋惠才 釋義藏 張汝霖 党懷英 喬 宇 張 著

張公藥 酈 權 王 礪 張世積 完顏璟 教 亨 趙 霖

奧屯良弼 元好問

作品考釋

曹寶麟 張永強 伊葆力

254

蔡京、薛紹彭、吳說、趙佶年表

曹寶麟 方愛龍

319

遼金時期名家行踪示意圖

320

主要引用參考書目

322

圖版目錄

325

蔡京薛紹彭趙佶評傳

曹寶麟

蔡京（一〇四七——一二二六），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今屬福建）人。熙寧三年（一〇七〇）及進士第。調錢塘尉，舒州推官，累遷起居郎。使遼還，拜中書舍人。元豐末，司馬光復差役法，限期五日，獨開封府蔡京剋期完成，得光賞識。元祐間多為外官。紹聖初，權戶部尚書，助章惇重行新法。倚弟卞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進承旨。徽宗即位，落職居杭，勾結宦官童貫以期起復。崇寧元年（一一〇二）拜相，旋為太師。盡貶元祐諸臣，立《元祐黨籍碑》，又籍元符間上書攻擊新

毛詩名物解卷第六

宋蔡元度集解

釋鳥

雉鳩 鳴鳩 黃鳥 鳴鳩 鴻

鷺 桑扈 鷓鴣 隼

鵲 鳳凰 鷓鴣 梟 鷓鴣

燕

雉鳩

雉鳩或謂之鷓或謂之王雉凡鳩皆陽鳥也剛而能制者真若平陽故鳩訓聚而不別者和而不同則有是意故謂之雉鳩然有不可犯之道也故又謂之

蔡卞著《毛詩名物解》

政者為邪等，共三〇九人，皆錮其子孫。徽宗朝屢起落，恩寵有加。荼毒全國，為『六賊』之首。靖康時，貶儋州，道死潭州。

蔡卞（一〇五八——一二一七），字元度，京弟，王安石婿。歷官起居舍人，同知諫院、侍御史。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遼，極被禮遇。以舊黨當政，多歷外州。紹聖元年（一〇九四）為中書舍人，兼國史修撰。四年拜尚書左丞，與宰相章惇借『紹述』之名迫害異己。徽宗初，貶官，池州居住。旋起知大名府，擢知樞密院事。與兄爭權，出知河南府。政和四年（一一一四）回朝，累遷鎮東軍節度使。有《毛詩名物解》。

蔡京自稱為蔡襄族弟，學書於襄。其幼子蔡條云：

魯公（京政和二年所封）始同叔父文正公（卞謚）授筆法於伯父君謨。既登第，調錢塘尉。時東坡公適倅錢塘，因相與學徐季海。當是時，神廟喜浩書，故熙、豐士大夫多尚徐會稽也。未幾棄去，學沈傳師……及元祐末，又厭傳師，而從歐陽率更，乃深法二王。晚每嘆右軍難及，而謂中令去父遠矣。遂自成一法，為海內所宗焉。又公在北門（翰林），有執役親事官二人，事公甚恪，因各置白團扇為公扇涼者，公心喜之，皆為書少陵詩一聯，而二卒大慍。見不數日，忽衣戴新楚，喜氣充宅，以親王持二萬錢取之矣。願益書此，公笑而不答。親王，時乃太上皇也。後宣和初，曲燕在保和殿，上語及是，願謂公：『昔二扇者，朕今尚藏諸御府也。』①

宣和書譜卷第二

篆書敘論

篆書所自來遠矣其古文科斗之書已見於鼎彝金石之傳其間多以形象為主而文彩未備也自古文科斗之法廢而後世易以大篆而大篆實出史籀也籀在周宣王時爲太史氏其書今之所存者石鼓是也以其籀之所創故名之曰籀書以其爲太史氏而得名故又謂之曰史書若夫小篆則

卷之二

蔡京編《宣和書譜》



趙佶《文會圖》

這當然是最權威的記載。在此也能看出他以書法見知於徽宗的經過。在蔡京炙手可熱時所修的《宣和書譜》，對蔡氏更是大肆吹捧，將

拍馬者認爲京比襄「飄逸過之」②也寫入，可知淫威之所及，真可生死而肉骨。

蔡京書法淵源，從其子的敘述來看，實介於蘇、米之間，祇是與蘇在徐浩上分道早而與米在沈傳師上背馳晚，因此蔡京的書風與米芾較爲接近，其區別也正是各有所宗的二王父子內擲和外拓的斂放之異。然而蔡京本是梟雄，他的內心世界可謂是小人之無忌憚者，因而他筆下所表現出來的，是與王羲之林下風格格不入的面目。正因這一矛盾，便產生了米謂「不得筆」的弊病。蔡京的《節夫帖》，儘管氣勢豪健，但痛快有餘而沉着明顯不足。這個不足，體現在結構有時過分錯落，尤其是左右結構字高低的配合失調，正是「不得筆」的絕妙寫照。蔡卞被米芾評爲「得筆而乏逸韻」，似乎評價略高於乃兄，其實也未必可稱篤論。蔡卞的風格相對其兄要與米氏接近一些，因而便能爲米所接受。他的《雪意帖》尚屬流利，而《唐玄宗鶴鳴頌跋》則完全被其兄前跋的氣焰所攝服，顯得呆滯蹣跚，又豈祇是「乏逸韻」而已。

蔡京「不得筆」，有部分原因是工具不稱。其子又云：「魯公不獨喜毛穎，亦多用「長鬚主簿」。故諸葛氏遂有魯公羊毫樣。」③這也許是使用長鋒羊毫筆的最早記載。蔡京的《徽宗十八學士圖跋》，用筆尖弱的跡象顯示很可能就是用這種毛筆寫的。黃庭堅在艱苦的遷謫中祇能買三錢一支的鷄毛筆寫字，雖然更軟，但筆致却甚老辣，可見蔡京的筆力是不足與黃氏相比的。

蔡京爲大奸巨猾，禍國殃民，北宋的滅亡，與其十多年專權所造成的內外交困有關。蔡氏全盛時，天下盡學蔡體，連尚書省書吏寫「敕」字也效蔡體，號爲「司空敕」④，更不用說蔡京黨羽劉正夫的字跡了。崇寧年間所鑄銅錢上的銘文也由蔡京書寫，由於省減筆劃，「崇」字以一筆上下相貫，「寧」字內不從「心」，被當時嘲笑爲「有意破宗，無心寧國」⑤。崇寧初，蔡京手書《元祐黨籍碑》頒佈全國，州縣皆刻石立碑。王明清云：

九江有碑工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庭堅）題其居曰

『瓊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鏡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軾）、黃學士（庭堅）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而從其請。⑥

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今日蔡京的書法除了附驥而得以保存的題跋之外，祇有兩通尺牘，而蘇、黃雖經禁毀而仍有不少傳世，正可說明書以人傳的千古真理。

學蔡京書的人還有邵觿和林摠等。

薛紹彭，字道祖，號翠微居士，別署河東三鳳後人，河中萬泉（今山西萬榮南）人。元豐間同知樞密院事薛向長子。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官承事郎，監上清太平宮，累官秘閣修撰、梓州路提舉常平。約卒於大觀中。

薛氏與米芾爲莫逆之交。《書史》云：『薛紹彭以書畫情好相同，嘗寄書云：「書畫間久不見薛、米。」余答以詩云：「世言米薛或薛米，猶言弟兄與兄弟。四海論年我不卑，品定多知定如是。」』⑦這雖屬玩笑。但顯然認爲自己不僅年長，書藝居優也是世有定評。薛紹彭純



定武本《蘭亭序》

學王羲之，當得益於《定武蘭亭》爲其所有。岳珂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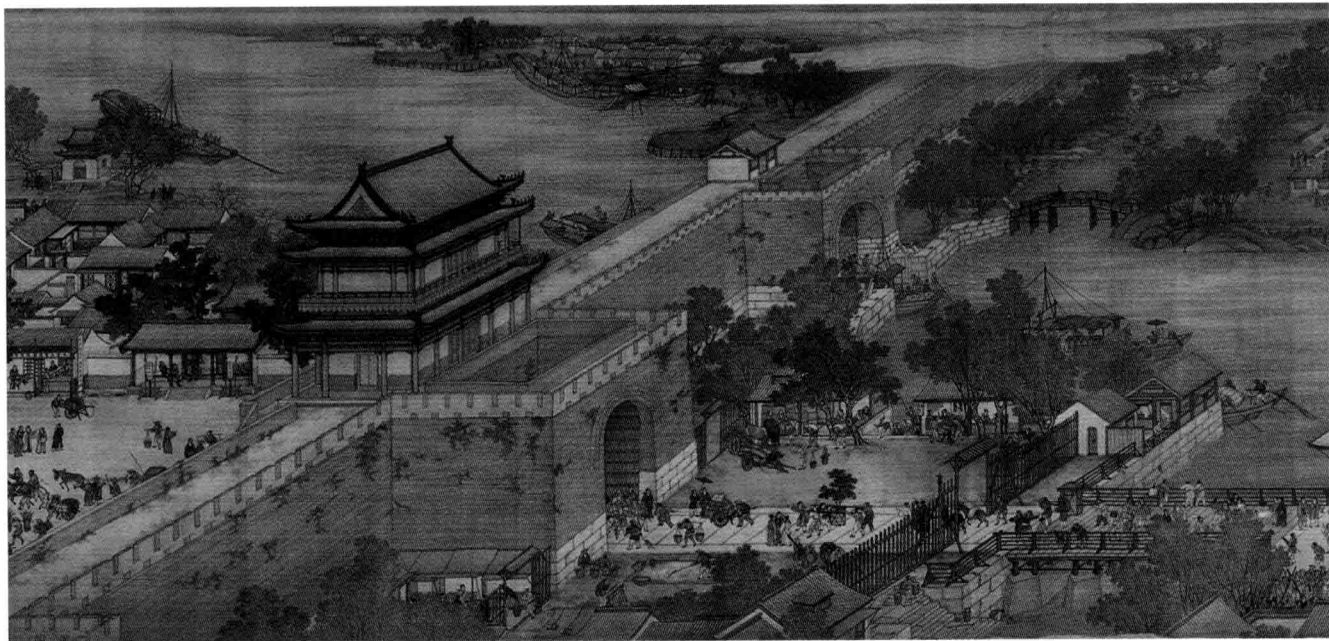
（薛）向師定武，有宋景文公（祁）時樂營吏孟水清舊獻遊士所携《褉帖》石本在公帑。刻意模仿，積日夜不少置，遂得筆法大意。後自成一派，書名亞海岳。褉石遂歸薛氏。大觀間，次子嗣昌以內九禁。今觀此書，字字縱斂有源委，而書名皆《褉序》中「彭」字體製，信乎好之篤，信之堅，與之俱化，真積力久，固應爾也。⑧

《定武蘭亭》到南宋已成一段公案，衆說紛紜，可參閱桑世昌《蘭亭考》和俞松《蘭亭續考》。不管原石是否爲薛氏調包或斫損五字，總之他的書法癖與米芾相差無幾，這也就是二人情投意合的共同基礎。定武本因薛道祖而貴，薛道祖因定武本而顯，應是能被普遍接受的事實。

薛氏簽名的第二字的寫法，確實來自《蘭亭序》「齊彭殤而妄作」的「彭」字。這當然並無什麼不妥，但不妥的恰是他的「好之篤」和「信之堅」。凡專學一帖甚至一家，爲其藝術魅力所陶醉，必然會因偏食而導致營養不良。『米南宮學王書而變，薛河東學王書而不變』，變與不變，便決定了二人書法地位的高下。與米芾的轉益多師、取精用宏相比，薛紹彭雖因其純正而得溫潤之旨，但把自己誘進狹窄胡同的結果則必然是難以施展身手。薛紹彭諒必比較拘謹，前引米芾「意足我自足，放筆一戲空」的詩，就是在「薛書來論晉帖誤用字」的情況下所寫，那麼「何必識難字？辛苦笑揚雄」，簡直是對過分頂真的薛氏大加揶揄了。

薛紹彭的不幸，有時不得不怨他的生不逢時。他生活在群雄並起、標新立異的時代，生活在「尚意」的風氣已經壓倒一切的時候。「前朝曲」或因古雅尚能爲人偶一顧憐，而自己也會生出一些「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的孤芳自賞，然而要用它來替代響遏行雲的時代進行曲，則全無可能。

到了南宋，薛紹彭開始被尚古的高宗所稱道：「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鷄野鶩，識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



北宋時的汴京城（選自《清明上河圖》）

草木俱腐者。』^⑨雖說得含混，但「蘇、黃、米、薛」的排列終因天憲而成爲「宋四家」以薛易蔡論者的口實。然而要換下蔡襄其實也談何容易，蔡氏畢竟還有自己面目，他不像薛紹彭那樣在古人後面亦步亦趨。

若要

論薛氏的功績，我以爲他應被視爲元人全面復古的中介。他對於元人具有參照的

價值，因爲殷鑒不遠，或許使元人在成敗取捨之間看得更爲清晰。提挈一代書風的趙孟頫在肯定薛氏的同時，畢竟更留意於他的缺陷：「薛道祖書誠美，微有按模脫擊之嫌。」^⑩薛紹彭的《雲頂山詩》，正體現了不乏雅正却不無刻板的風格。

趙佶（一〇八二——一一三五），即徽宗。神宗子，哲宗弟。元豐八年（一〇八五）封遂寧郡王，紹聖三年（一〇九六）封端王。哲宗崩，無嗣，由曾布等定策即位。初欲調和新舊黨爭，旋以「紹述」爲國策，任蔡京爲相，推行暴政。崇奉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聽用「六賊」，侈其荒淫之心。致使國內矛盾激化，內憂外患交迫。宣和七年（一一二五）金兵南下，禪位欽宗，自稱太上皇。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國破，爲金人俘虜北去，死於五國城。在位二十六年。富文藝天賦。近人輯有詩詞集。

宋徽宗是昏庸的皇帝，却是一個風流的才子。大凡末代君王，歷史上頗有幾個是極富文藝天分的，如南朝陳後主叔寶、南唐李後主煜等，這些帝王都得到大同小異的結局：亡國俘囚。如果他們不出生於皇家，很可能是傑出的才藝之士而不會蒙受如此深重的屈辱。

在這個昏君隊裏，宋徽宗的才情最高、藝能最多。他善書工畫，而且很有些創造的能力。蔡條云：

國朝諸王弟多嗜富貴，獨祐陵（徽宗陵寢）在藩時玩好不
凡，所事者惟筆研、丹青、圖史、射御而已。當紹聖、元符
間，年始十六七，於是盛名聖譽，佈在人間，識者已疑其當壁
矣。初與王晉卿說、宗室大年令穰往來。二人者，皆喜文詞，
妙圖畫，而大年又善黃庭堅。故祐陵作庭堅書體，後自成一法
也。時亦就端邸內知客吳元瑜弄丹青。元瑜者，畫學崔白，書
學薛稷，而青出於藍者也。後人不知，往往謂祐陵畫本崔白，
書學薛稷，凡斯失其源派矣。^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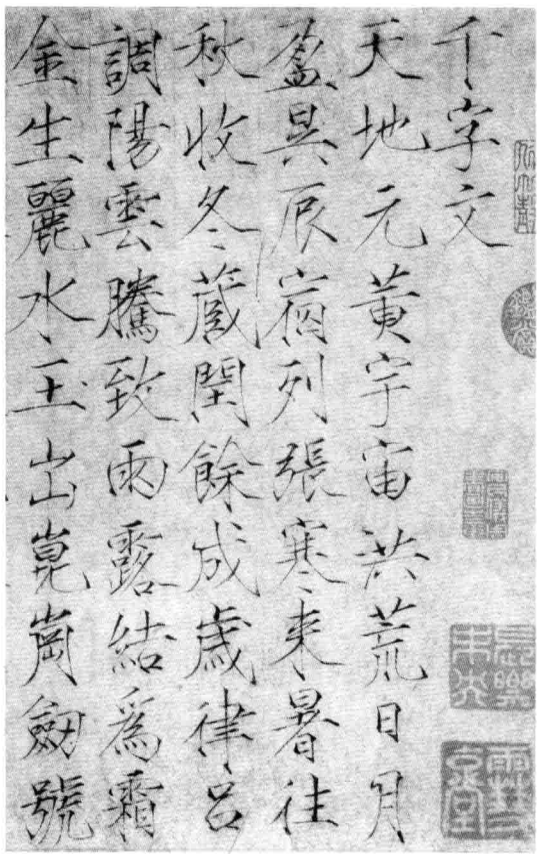
徽宗初學黃庭堅應有可能，因爲高宗早年也曾學此，可能即是出於庭訓。然而徽宗自創的瘦金書中除了橫劃有時較長，尚存黃氏遺意之

外，其從薛氏脫胎而出的痕迹應更為顯著。明代陶宗儀《書史會要》云：「萬幾之餘，翰墨不倦，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要是意度天成，非可以陳跡求也。」^⑫所以瘦金書出於唐人薛稷，也已成爲共識。

趙佶兼工書畫。他的畫是工筆設色一路，因此其題畫的楷書必然須與畫法的雙鉤綫條有所相應，纔能組成和諧的畫面。他便在「書貴瘦



唐薛曜書《夏日遊石淙詩》



趙佶二十三歲所書楷書《千字文》

硬」的初唐找到了薛稷。或謂徽宗非學薛稷而是學其從弟薛曜，這一說法也許更接近事實。從今存薛曜《夏日遊石淙詩》刻本來看，瘦金書的成因確可一目了然。那麼，趙佶的創造似乎祇是綫條更爲瘦勁，頓筆更爲誇張，字形更爲整飭而已。也許薛曜不如名居「初唐四家」的薛稷有名，纔換成了薛曜。

瘦金書原名瘦筋書，瘦不剩肉、拋筋露骨是其特徵，今存最早而著名的是他二十三歲時所書《千字文》，除了筆力稍弱外，瘦金書的各種特徵已經基本確立，其老練的結字即使是對薛氏的小變，也充分體現出他書法上的夙慧。書體一經定型，他此後是更趨精熟，結字愈益活潑，筆力也逐漸加強。瘦金書確可稱爲奇書，長橫例作魚頭狀，中截細若遊絲，收筆重頓；豎筆很少作懸針，大都呈一右向倒鉤；橫與豎過渡的折筆，側鋒非常明顯；長撇起筆往往有一個彎頭；捺腳長呈紡錘形，一反歷來的刀狀形態……總之，這種體式把運筆的步驟展露無遺，已無任何僞裝可言，因此，如果不是運筆駿快，提按熟練，便失去爽利的風神。

瘦金書的結字也有一些特色，中宮稍緊而四維開張，這應是黃山谷的心法，而趙佶經過改造，使重心上移，字形偏長，這又是初唐的共同風貌，更是薛曜的結字規則。然而瘦金書畢竟有程式化傾向，這就決定了其篇幅是宜少不宜多的，因爲一多便覺得非常單調，而他的一些題簽或短篇的畫跋等，就有些神采四耀的勝致。另外此書也宜小不宜大，一大即失去了精巧而顯得單薄。他的《穠芳詩帖》應是最差的一件（除了也許是最早的《李白上陽臺跋》）。

趙佶的狂草則純學懷素。憑着控筆自如的腕力，他在使轉導引方面足以做到玉潤珠圓。然而狂草更需要有激情的支撐，而不僅僅是技法的展示。黃庭堅狂草的奇縱恣肆所散發出的郁勃拗執之氣，具有使人悚然起坐的感人力量，這是他晚年遷謫顛沛困苦的心理折射，對於在龍樓鳳闕中錦衣玉食的君主而言，顯然是不能夢見的。所以我覺得如果打一個不太貼切的比喻，黃庭堅像杜甫蒼涼悲壯的古風，而趙佶則不過是陳叔寶綺靡的《玉樹後庭花》。趙佶臨懷素的狂草《千字文》洋洋灑灑，長



趙佶《祥龍石圖》（部分）

達十一米，雖然描金雲龍箋使其平添了富貴氣象，但其格調不高的實際水平尚不逮隨手寫在輕羅小扇上的「掠水燕翎寒自轉，墮泥花片濕相重」一聯為佳。

說到徽宗的「功績」，不得不提到他所創立的書學。蔡京為相，好大喜功，他創「豐亨豫大」之說，修曆法、定音律、編書畫譜、畫博古圖等等，百廢俱興，儼然盛世。書學祇是其中一種，與之並舉的還有醫、算、書學。

書學作為一種政府的建置，早在隋唐已有。然而書法的繁榮，並非倚仗祇收十幾個士族子弟的機構使然。入宋，書學廢除，朝廷祇在翰林院設圖畫院。所招收

的學生，也不過學成以後充謄寫詔書的待詔之類。書官的地位低下，從真宗時記入史冊的一件事便可看出：「翰林書藝楊昭度、御書待詔盛量等言：「為當直（值），入院稍遲，監院中使趙履信便去巾幘，欲行笞責。忝受命服，專具披雪。」詔送宣徽院劾履信不奏擅行之罪以聞。」^⑬這些書官竟被宦者管着，而且動輒責罰。至徽宗即位四年後的崇寧三年（一一〇四）六月壬子，都省（尚書省）奏事，羅列興復之由云：

竊以書之用於世久矣，先王為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諭之，蓋一道德，謹家法，以同天下之習。世衰道微，官失學廢，人自為學，習尚非一，體畫各異，殆非所謂書同文之意。今四方承平，未能如古，蓋未有校試勸賞之法焉。

今欲仿先王置學設官之制，考選簡拔，使人人自奮，有在今日。所有圖畫之技，朝廷所以圖繪神像，與書一體，今附書學為之校試約束。謹令書畫學教令格式一部，冠以崇寧國子監為名，並乞賜施行。^⑭

詔批「從之」，於是書學便設置了。蔡條云：「自崇寧始命宋喬年掌御前書畫所，喬年後罷去，而繼以米芾輩。」^⑮按米芾繼書畫二學博士是在崇寧五年（一一〇六），那麼宋喬年所掌必是蔡氏誤記。宋喬年為蔡京黨羽，也可見始作俑者了。最為蹊蹺的是，崇寧五年正月「丁巳，罷書、畫、算、醫四學」，但「壬戌，復書、畫、算學」。^⑯丁巳是二十四日，壬戌為二十九日，廢興祇隔五日，其中原委頗費猜詳。書學學生以三十人為額^⑰，對他們的學業要求是：

書學生，習篆、隸（楷）、草三體，明《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兼通《論語》、《孟子》義，願占大經者聽。篆以古文、大小二篆為法，隸以二王、歐、虞、顏、柳真行為法，草以章草、張芝九體為法。考書之等，以方圓肥瘦適中，鋒藏劃勁，氣清韻古，老而不俗為上；方而有圓筆，圓而有方意，瘦而不枯，肥而不濁，各得一體者為中；方而不能圓，肥而不能瘦，模仿古人筆劃，不得其

意，而均齊可觀為下。其三舍補試昇降略同算學法，惟推恩降一等。自初置及並罷年數，悉同算學。¹⁸

這一課程設置，兼顧了「文化課」和「專業課」，應是較為合理的了。但正因要求較高，能够合格的人也許不多。米芾《雜書帖》云：「吳生（道子）畫，遍閱一世，未有此比，若人御府未裝間，望假一日，使諸生識世間不復有也（原注：諸生至今未給食）。」¹⁹「給食」即考試及格後獲得由官方提供的伙食。那麼此帖雖然是請求讓書學生開眼界，但因而知道要取得合格其實是不甚容易的。趙構《翰墨志》云：「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體仿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²⁰這個杜唐稽，《書錄》懷疑就是杜從古，²¹應該不錯。那麼這個人後因學業優秀而留校任教了。

書法畢竟為不急之務，它在三舍法的「推恩」授官上就比算學要「降一等」。算學是「上舍三等推恩，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為次」²²，將仕郎是最低的文官品階。質言之，算學二等授登仕郎，到書學則須一等纔能授予。這種低人一等的自卑心理在書學博士米芾身上也時有表現。原先米氏被任命為博士，確實喜出望外，他在赴任途中所作的《虹縣詩》中就頗為得意地吟唱「天使殘年司筆研，聖知小學是家風」。²³他在謝提携他的趙挺之詩中云：「浪說書名落人世，非公那解徹天關？」²⁴《泊宅編》云：「大臣薦對，嘗有詩曰：「笏引上天梯，鞘鳴奮地雷。誰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答曰：「初叩軒陛，閣門臣僚以笏引之上殿，此上天梯也！」²⁵可見心情是何等興奮。他的《呈事帖》是關於改革書畫學的奏本，雖多迂闊之論，但確可看出他想干一番事業的勃勃雄心。也許是不時干擾聖聽，招致了徽宗的厭煩：「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上。米乃顧直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盂。」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²⁶米芾誤解了徽宗努嘴頤指的暗示，也可知徽宗已懶得接米氏的奏本了。米芾在書畫博士共一年，經常被宣喚書寫屏風甚至二丈見方的絹圖。《墨莊漫

錄》云：「崇寧中，初興書畫學，米芾元章方為太常博士，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以所藏法書名畫來上，賜白金十八笏。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跡，號《宣和御覽》，宸翰序之，詔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預觀。已而出知無為軍，復召為書學博士，便殿賜對，詢逮移晷，因上其子友仁《楚山清曉圖》，賜御書畫扇各二，遂除春官外郎（禮部員外郎），人以為榮。十八笏蓋戲之耳。」²⁷十八笏，正是九百兩。宋人以九百為「痴」的代名詞，那麼這顯然有污辱人格的意思。米芾作於「崇寧丙戌（五年）六月六日」的《跋顏書》，落款為「從九品下米芾記」²⁸。按米芾《無為章吉老墓表》署銜為「承議郎、行書學博士」。書學博士屬國子博士一類，本為正八品，而承議郎乃從七品²⁹，以高品攝低職，故稱「行」。米氏之所以自降兩級，是因唐書學博士品階如此³⁰。這與其說是解嘲，毋寧說是不平。

書學在北宋末年祇是作為虛假繁縟的粉飾點綴而存在的。大觀四年（一一一〇）「三月庚子，詔：六藝皆聖人者作，乃者增學舍，置師弟子，而入流命官，靡有區別。其令醫學生併入太醫局，算學生入太史局，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圖畫局。罷學官及人吏等」³¹。既無教官，那麼也等於放任自流了。至宣和六年（一一二四）正月「己未，詔提舉措置書藝所，以主客員外郎杜從古、新知大宗正丞徐兢、新差編修《汴都志》米友仁並為措置管勾官。生徒以五百人為額。篆正文法鐘鼎，小篆法李斯，隸法鍾繇、蔡邕，真法歐、虞、褚、薛，草法王羲之、顏、柳、徐、李，逐月會試。先是，王黼以唐告三道：虞世南書《狄仁傑告》，顏真卿書《顏允南母蘭陵郡太夫人張氏告》及《徐浩封贈告》進呈，上曰：「朕欲教習前代書法，所頒告命，使能者書之，不愧前代。」時書學已罷，故特置是局。」³²當年米芾為博士僅教三十人，尚且沒有教出什麼人才，現在教師都是三流水平，又淹沒在五百生徒中，那麼效果可想而知。另外在書學廢除十四年後，僅因看到唐人告命的優異便做出比美前朝的匆忙決定，徽宗的昏昧真是無以復加了。書學或以後變相的書學，就是這樣曇花一現，最後被金人的鐵蹄徹底碾碎了。